

三

卷四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當此落第之時，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四十三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小男空落筆便為... 將真事隱去... 借通靈說... 碌一事無成... 上我堂堂鬚眉... 此日欲將已往... 負師友規訓之... 之負罪固多也... 椽繩牀瓦竈未... 無文又何妨用... 破一時事之...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東洋文化研究所...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版權所有...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東洋時報
附圖畫

第拾壹號

閒取樂偶金慶壽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二回

六



不了情 撮土為香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四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著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分付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著。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著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太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童子湯。我嘗了一嘗。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了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度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著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為別的。初二日是鳳了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著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著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著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

又是一篇

偏是賈母會尋高興

上者請之下者傳之
道頭關煞

只寫一坐饒有等次

預警不出來亦不在
實列矣

漢分子作生日極其
熱鬧窮國愁城悉行
破

鳳姐口舌真似潮翻

能教如此亦因時制
宜之一道
想鳳姐一言既出不
復悔此十二兩矣

偏會代人計較

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著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著。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著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竝寶玉。那府裏賈珍的媳婦。竝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眾了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拏幾張小杌。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嬖嬖坐了。賈府風俗。年高服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著。那賴大的母親等。二四個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著把方才一夕話說與眾人聽了。眾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拏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

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竝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執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執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裏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著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鳳了。頭化了錢。使個巧法子。哄著我拏出三四倍子來。暗裏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兒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了。頭向著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

鳳姐口舌真似潮翻

如此分派亦見公道

賴嫗亦竟為調諱
卻說來語語圓通使
甄姬無從咬地

此亦通論

平兒與人彩霞俱是
上一等者

賈母分派分例具有
等差

平丁頭應該如此

鳳姐可謂色色周到
此著亦斷不可少

此處用尤氏接口調
笑應下文賈母派理
生日事情

填還什麼人讀者想
知之

賈母可謂體恤之至
以上糾分金作一節
寫得亦安頓亦條理
亦周到亦關熱

言語中帶侍寵而驕
尤氏之言雖屬調笑
聽其口氣亦似有不
滿意處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孝經之言誠不
可不讀尤氏雖屬調
笑然其旨可味也

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眾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卻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眾媽媽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了。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裏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一個了頭。問問去說著。早有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

母喜道。拏筆硯來。算明。共記多少。尤氏因悄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殼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孀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裏。我纔和你算帳。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嗒們樂說著。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殼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了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嗒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化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了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著。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裏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拉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著些兒。好太滿了。就出

尤氏向了頭發此言其不滿於鳳姐抑不願於買母耶讀者試思之

連叙辭句是史筆言上下大小俱送齊矣則後文少李執一分有意作弊可見

總算一番是一分不少者矣真史筆

尤氏亦刻毒非尤氏刻毒也實因鳳姐之人不可信耳況於銀錢交關乎

此鳳姐之過詞也

不得埋怨尤氏之利得此一厥而尤氏竟置之豈尤氏平日之行事亦不是了是了耶是耶乎

尤氏亦伶俐乖巧

替作生日亦不宜作此不吉之言尤氏其有意耶其無心耶

是王夫人亦信念佛者

看尤氏所選數處之分都有分寸不似鳳姐一味顯己者可知二人之出分是出於不得已一段以土收分子為一段

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甯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了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了。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坐。坐了一面忙著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著。了頭們回說。那府裏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裏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頭們笑著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裏發。一共都有了。說著。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兒不信。倒要當面點一點。說著。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執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

之至也。鳳姐利心太重。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情。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了了。是了。是了。是了。尤氏道。你一股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著。把平兒的一分子拏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著。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看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裏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裏使去。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買。母歡喜。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便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著。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裏有這些閒錢。鳳了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

入鳳姐生日正文

偏備有人生日亦在九月初二日

正做生日忽忽之事文一段祭金釧之法

在寶玉卻是一件要緊事所以說出去探喪

是摸不著頭腦光景一問一答妙不可言

頭腦尚摸不著尚何自後園門上馬起已走了三四里矣

十個字寫出主僕二人之神

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著取樂頑耍。李紈又向眾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丟了。說著便命了頭去。瞧做什麼呢。快請了來了。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眾人聽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了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著。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眾人來湊熱鬧。他倒去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裏去。就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裏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著大家又商議。嗒們只管做詩。等他來罰他。剛說著。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裏有件心事。於頭一日。就分付焙

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別一個跟著。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裏去了。倘或要有人找。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裏畱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著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後園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就往前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裏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裏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著。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著。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裏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焙茗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著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沈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于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裏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

然則實二爺之跑究
竟爲者何事
倘有蠟燭紙錠則更
妙矣
偏偏是個水仙庵妙

還恐其不肯乎

此段議論寶玉似乎
有學問兼有識見者

百忙之中有此閒筆

想見主僕二人一路
說一路走也
自我觀之直是掉下
了一個活寶

是其神耶抑似其人

是念井中之癖非思
洛水之神○伴其瀟
灑之人惟有後之坐
廊下者

就叩個頭兒也不委
屈二爺
焙茗亦小厨中之伶
俐者

二爺不言而焙茗言
之焙茗口中之所言
皆二爺心中之所欲
言者也即以爲祭他
之言定當如此亦無
不可
夾雜祭金釧事因生
者之生日憶死者之
生日文章疏密相間
之妙
賜他者尚在叩頭未
替爬起也

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別的用。這也不
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庵就在
這裏更好了。我們就去說著。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庵的姑子
常往塔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裏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
塔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裏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
見二爺最厭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
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
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著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
這水仙庵裏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
曹子建的誑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
說著。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
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像。卻只管賞鑒。雖是
泥塑的。卻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

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
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槩不用。說著。命焙茗捧著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淨地方

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

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

忙爬下去。叩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

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

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閒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

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

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閒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

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說畢。又叩了幾個頭。纔爬了起來。寶玉聽他沒說
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防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
走著。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
些。我知道今兒裏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爲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裏清
淨一天。也就儘樂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

區區鳳姐生日也撞著今朝

說得委婉情若亦識大體妙在即以陰靈為囑其言易納杜亮愛才何必古今人不相及

四順馬字以下從寶玉出門回來接住鳳姐生日一

可知貼身服侍之人那去赴熱鬧矣新畫的大花廳不知幾時蓋的

寶玉於此真有避事其為情者道鳳鳳想是天上浴龍變的問得突

藉此情形烏得而不

寶哥也會掉誰只怕不是王府的愛妾

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嗒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些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著父母。盡孝道。若單爲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穩。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拏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豈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趕著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著。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付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著些。一面說著。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逕往花廳上來。耳內

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嘆了一口氣。背著臉兒。說道。咳。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裏去的。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眾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裏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著。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你打你。鳳姐兒笑著。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著。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敢。嗒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裏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裏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裏去了。可吃了些什麼。沒有嚇著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著。賈母又要打跟的人。眾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

祭江比祭井何如
不識寶哥如何情形

況又演荆紋記都看
得心酸淚落耶

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著急發狠。今見寶玉回來。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著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服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淚落。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攢金慶壽。一見賈母之寵愛鳳姐。一見鳳姐之權壓眾人。不獨變換故套。寫眾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給還各人公分。俱有分寸。

鳳姐生日。偏值金釧生忌。賈母攢金取樂。偏有寶玉撮土焚香。壽筵未設。寶玉先著素衣。戲席未終。賈璉忽持利劍。且尤氏口中說出錢帶棺材裏去。玉釧嘆氣。獨自暗中拭淚。種種不祥。俱于熱鬧時見兆。

焙茗代祝。是用旁筆。寫出寶玉默癡。婉勸寶玉回家。亦是旁面。寫寶玉竟忘鳳姐生日。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入壬子年九月初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四十三終

慶生不似鳳
姐惜福

